

魏書十五

三國志十五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魏書

國志十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國志十五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辟為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



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蓋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尙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

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苫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



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大竭水溉灌

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

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欵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



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尙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勲江漢弘上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陟爲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勲宜見劓報聽之眾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 晉諸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眾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闔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



三國志 卷之三十三 魏書 三十三  
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卽  
晉宣皇帝也

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  
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  
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  
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  
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  
險欲徙居温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温與野  
王卽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亡之期耳且君  
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

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邵不從  
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爲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  
長安卓因畱洛陽朗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  
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  
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  
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  
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  
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  
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  
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卽榮



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臣松之案朗此對但爲稱述卓功德末相箴誨而已了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爲不相酬塞也

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卽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讐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尙

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眾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掠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



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人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

王粲者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以朗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 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爲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風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



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惛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  
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  
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

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司萬  
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  
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明帝卽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  
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

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  
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

時孚爲太宰父子居上公位自中代以來未之有  
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

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爲世好士

咨字君初子艷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  
見百官名志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  
召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爲西  
曹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  
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  
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



三國志 魏書 卷五  
時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爲眞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

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

魏略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爲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爲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



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邪遂  
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  
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畱騎督太原烏丸  
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  
昔旣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  
并州畱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  
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  
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  
騎行遲未及與其眾合而爲鮮卑所射死始太祖  
聞昔叛恐其爲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

前後有策略封爲關內侯

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爲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  
戶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  
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  
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  
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  
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  
自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  
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臣松之以爲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



三國志 魏書 三  
勿頸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爲義無乃乖  
先哲之雅旨乎史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  
毛故君子不爲苟存不爲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  
不加怨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死  
義者豈其然哉

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  
體官至九卿封列侯

魏略苛吏傳曰思與薛悌卻嘉俱從微起官位略  
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爲閑省嘉與思事  
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駁吏王思卻嘉純吏也各

賜關內侯以報其勤思爲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  
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爲大司  
農年老目暝瞋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據性少  
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白白求假思疑其不  
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  
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爲刻薄類如此思又性  
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  
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踢壞之時有  
丹陽施畏魯郡倪顓南陽胡業亦爲刺史郡守時  
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甚



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爲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爲不急過無輕重輒摔其頭又亂杖撻之率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墻壁間闕閃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嘗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

便使伍百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若此不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張旣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爲郡小吏



魏略曰既世單家富爲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爲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

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爲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袁尙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署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

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眾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衛尉子超爲將軍統其眾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于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爲尙書出爲雍州刺史太



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書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氐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

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爲兒童爲郡功曹游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殷先歸勅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那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搆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



爲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旣旣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略曰楚爲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爲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爲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

堅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爲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爲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顛出門設陳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使顛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爲人短小而大聲自爲吏初



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畱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邀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爲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爲質求助太祖問旣旣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卽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

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卽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旣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旣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旣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旣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



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既揚聲軍由鷓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眾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

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爲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 典略曰韓遂在湟中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眾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興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



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眾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  
畱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  
猶可以有爲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尙數千  
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  
畱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  
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  
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  
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  
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  
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咽公嘉其敢舊遂親

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  
平隴右病卒 魏略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  
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  
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爲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  
折矛撾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爲約所使詣太祖  
太祖厚遇之表拜健爲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  
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  
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  
約曰行亦爲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  
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啟當令老父



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畱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爲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爲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爲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

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勲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



三國志 魏書 卷五  
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  
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  
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

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尙從弟初爲鄆陵侯彰驍  
騎司馬宣王爲征南將軍都督荊豫州正始二年  
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修等求救甚急儒進屯  
鄧塞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  
里翱翔而還使修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  
傅到乃俱進然等忝時謂儒爲怯或以爲曉以少  
疑眾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爲太僕

西羌恐率眾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  
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  
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  
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  
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  
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誑  
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  
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  
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  
龐涪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



魏略曰初旣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旣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姓剛爽自見族氏勝旣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旣雖知旣貴顯終不肯求於旣旣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旣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黃初四年薨詔曰昔荀桓子立勲翟土晉侯賞以干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旣能容民畜眾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

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卽位追謚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爲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立傳

魏略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爲溫令名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爲有籌略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爲尙書郎以稱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



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  
悒悒躁擾數爲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  
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主見誅不久大將  
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  
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眾  
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  
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爲勝恪也緝與李豐通  
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所咨  
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  
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爲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  
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  
爲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  
爲廩丘長鄆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  
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  
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  
無當得蔣濟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楊太守乃遣濟  
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  
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  
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



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  
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樊城之事詔書召  
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  
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  
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  
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  
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  
策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涼  
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  
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爲朕執事忠

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  
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  
卒後汝南孟建爲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  
山答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  
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魏略曰逵世爲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  
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  
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



三國志 魏書 卷五  
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  
絳父老與援要<sub>不</sub>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爲  
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  
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  
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  
多爲請遂得免

魏略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  
積年不知足下曷爲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  
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  
守方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

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  
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  
械遣去不語其名姓

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  
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眾將  
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奧援  
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

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逵  
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爲賊  
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烈節顯



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固以加也其才兼文武  
誠時之利用 魏略曰郭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已  
者爲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誅逵  
救之力不能解爲之改服焉

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  
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畫  
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  
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  
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逵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爲  
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

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  
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  
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  
收之數以罪梟折腳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爲丞相  
主簿

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  
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  
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  
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  
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



三國志 魏書 三  
取造意者逵卽言我造意遂忝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卽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旣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逵爲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逵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啟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逵本名衢後改爲逵

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尙並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逵典喪事

魏略曰時太子在鄴鄆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逵建議爲不可祕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敘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所在給其



廩食

時鄴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卽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達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

魏略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達當爲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達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達於車下達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

大軍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達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嚮猶十世宥之況達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爲豫州刺史

魏略曰達爲豫州達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唯殿下爲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

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後何取



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  
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  
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侯州  
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爲守戰之備賊不敢犯  
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鄆汝造新陂又斷山湣長谿  
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  
也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  
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卽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  
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  
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

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  
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爲宜開直道  
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  
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  
率眾降太和二年帝使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  
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  
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  
之詔宣王駐軍遼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  
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  
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



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爲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休軍幾無救也

魏略曰休怨逵進遲乃呵責逵遂使主者勅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逵恃心直謂休曰本爲國家作豫

州刺史不來相爲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逵直猶以休爲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 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逵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逵 習鑿齒曰夫賢人者

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爲對存勝負於已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爲以是稱說臧獲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



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于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薨謚曰肅侯

魏書曰達時年五十五

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逵存有忠勳

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達祠下詔曰逵沒有遺愛歷世見祠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充咸熙中爲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甘露中爲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充以免爲晉室元功之



臣位至太宰封魯公諡曰武公 魏略列傳以達  
及李孚楊沛三人爲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達後  
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  
爲諸生當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  
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爲吏建安中袁尙  
領冀州以孚爲主簿後尙與其兄譚爭鬪尙出軍  
詣平原畱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尙行會太祖圍  
鄴尙還欲救鄴行未到尙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  
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答尙言今使小人往  
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尙問

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爲直  
當將三騎足矣尙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  
語所之皆勅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  
辭尙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  
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  
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  
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  
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  
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  
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



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  
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  
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  
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  
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  
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得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  
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  
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  
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  
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

如吾言也孚比見尙尙甚歡喜會尙不能救鄴破  
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尙尙走孚與尙相失遂  
詣譚復爲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  
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尙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  
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  
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  
疆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  
者宣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  
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  
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孚爲良足用也



會爲所間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名爲嚴能稍遷至  
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  
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復改爲李  
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爲公府令史  
以牒除爲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飢窮沛課民益畜  
乾槩收豎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  
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爲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  
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槩太祖  
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  
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槌折其腳遂殺之由此

太祖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  
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  
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  
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太祖見  
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  
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  
絹百匹旣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槩也沛辭去未到  
鄴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勲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  
子弟使各自檢勅沛爲令數年以功能轉爲護羌  
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



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  
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  
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  
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  
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于太祖太祖曰  
汝不死爲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旣  
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  
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厯城守不以私計  
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  
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

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  
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爲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  
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  
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  
見述于後也

劉司馬梁張梁賈傳第十五

魏書

國志十五

魏書十五

三國志十五

魏書十五 賈逵

書



庚申二月二十九日校於藏園萊娛室

魏書十六

三國志十六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

魏書

國志十六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眾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

三國志

魏書十六

任峻

一



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  
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  
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飢旱軍食不足羽  
林監潁川秦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  
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  
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  
方行爲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秦  
祗而成於峻

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郡太守秦祗天性忠能始  
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

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兖州皆  
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  
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  
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  
以定施行後祗自以爲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  
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爲當如故大  
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  
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官田計  
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  
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



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  
大山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祇  
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都督未副之今重思之  
祇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祇子處中宜加封  
爵以祀祇爲不朽之事 文士傳曰祇本姓棘先  
人避難易爲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  
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  
立方襄陽太守亦有文采

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爲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  
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

於飢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  
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  
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諡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  
覽爲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  
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

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爲人 魏略曰  
則世爲著姓興平中三輔亂飢窮避難北地客安  
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  
安當不久爾必還爲此郡守折肅輩士也後與馮



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爲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

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爲軍導魯破則綏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徒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

越卽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

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旣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旣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車西定湟中爲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効爲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旣答曰金城郡昔爲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尸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



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  
三千餘落皆卹以威恩爲官効用西平麴演等倡  
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卽歸命送質破絕  
賊糧則既有恤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効節遭  
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  
風俗也

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  
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  
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邱興告急於  
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

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  
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  
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  
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旣獲益眾之  
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  
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旣合勢難卒離雖  
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  
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  
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與相見因  
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



之斬進及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  
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  
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  
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  
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  
容言曰吾應天而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  
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招音苦洽反則曰不謂  
卿也於是乃止

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  
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厯縣令遷爲穴散茂見

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  
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  
爲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  
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  
游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  
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不發  
也而則以爲爲已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  
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  
而豈徒哉則旣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貳心  
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



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況人臣乎  
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  
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  
流沙漠卽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後  
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  
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  
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  
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  
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謚曰剛侯子  
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爲尙書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濤  
啟事稱愉忠篤有智意 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  
嗣爲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  
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

傅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  
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

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爲郡功曹守鄭縣令  
縣困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  
悉當郡中竒其年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



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  
太祖

傅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  
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  
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  
相識者遂進畿於朝

太祖以畿爲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  
太守

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  
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爲賊所劫略眾人奔走

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  
物用射我何爲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  
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爲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  
畱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  
中功曹中河東守也

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  
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幹  
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爲亂  
張晟寇殺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爲害深  
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



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

傳子曰或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

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

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鄆津度

鄆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狎侮固嘗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爲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也范先欲殺畿以威眾

傅子曰先云既欲爲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爲虎矣今不殺必爲後患



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

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



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

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

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旣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

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

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

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

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為夏水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七  
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穀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

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諡曰歲侯子恕嗣

傅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雋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爲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畿旣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恢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沖爲代

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 魏略曰李豐父名義與此不同義蓋恢之別名也 恕字務伯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

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  
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  
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之刺  
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  
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

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爲相國  
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  
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預字景虞  
御史中丞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

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  
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  
扼腕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  
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  
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  
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  
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  
邊遘難繞天略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  
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  
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



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克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克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尙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

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克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克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眾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



三國志 魏書 卷之六  
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  
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眾官  
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  
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  
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  
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  
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  
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  
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  
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

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  
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  
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  
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  
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  
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  
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  
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  
眾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  
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



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  
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  
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狗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  
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  
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  
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  
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  
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  
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  
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

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  
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默以爲智當官苟在  
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  
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  
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  
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  
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  
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

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爲常侍戴門郎袁侃見轉爲  
吏部郎荀侯出爲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



善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憫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率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

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克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



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

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尙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九  
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  
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  
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  
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  
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  
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  
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  
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  
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  
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

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  
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  
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  
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  
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  
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  
事之大者也

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  
弟名通爲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  
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



三國志  
魏書  
土徙武威

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  
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  
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  
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  
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  
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忤世爲奉公密  
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  
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  
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

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  
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  
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  
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  
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迫  
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  
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  
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  
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  
皆此類也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



魏略曰恕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爲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爲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克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旣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眾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爲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

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鎌斨在白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眾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後轉爲監以疾去官

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壘塹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爲恕言者



起家爲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  
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  
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  
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  
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尙書袁侃等  
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  
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  
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  
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  
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

郡是歲嘉平元年

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  
以微意恕答權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  
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  
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  
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  
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  
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  
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  
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



官事無大小吝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吝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爲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

恕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畱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

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閒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節

杜氏新書曰以爲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

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己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



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厯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厯三世竟不出爲宰守

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竒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子寬字務叔清虛立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願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 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婿王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二十一  
隱晉書稱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辨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邱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厯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嘏尚書左丞 晉諸公贊曰嘏有

器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有才望爲黃門郎爲趙王倫所枉殺嘏子又字洪治少有令名爲丹楊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譙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 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闊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荀綽兖州記曰坦出紹伯父亡次兄當襲爵父愛柯言名傳之遂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



禮無違存心經誥博學洽聞選爲濮陽王文學遷  
領軍長史喪官王衍時爲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爲  
名儒

續漢書曰興字少贛諫議大夫眾字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爲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知天下  
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  
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  
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爲尙書侍郎加奉車都尉

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爲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  
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  
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  
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畱變生  
其鑒不遠又爲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  
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  
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寮咸懼  
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彊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  
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眾人莫不變  
容爲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



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眾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警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眾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

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眾怙力將人人碁跣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況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羣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爲爪牙壯夫震悚沉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狹口以



來恩信醜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憲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彊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眾而不敢踰熒陽況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

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眾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爲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爲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爲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渾將泰小子袁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



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

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眾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



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糞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滂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與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漑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數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

晉陽秋曰秦子表字材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表曰鄭公業爲不亡矣初爲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表爲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立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調皆爲卿默子球清直有理識尙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爲尙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己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眾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旣與資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遙共祠之

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爲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潘水使極



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耨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耨犁又教衍漑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為隆剛斷嚴毅不及于慈至於勤恪愛惠為下興利可以亞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父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撻姦發伏咸為良二千石

瓘燠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為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為黃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為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間鋤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



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  
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旣穢塞田疇又  
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爲雍  
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  
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  
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  
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  
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  
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眾庶必非有所左  
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

爲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  
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  
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  
至嶠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  
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  
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  
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於今稱頌之也令狐邵字  
孔叔父仕漢爲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  
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  
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



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  
放署軍謀掾仍厯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爲弘農  
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  
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  
厯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  
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  
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  
始邵族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榮  
令狐氏而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脩德而願大必  
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爲虎賁郎將而

愚仕進已多所更厯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  
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愚今竟  
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  
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  
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  
爲兖州刺史果與王淩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  
時爲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 案孔氏譜孔父  
字元儁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  
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象於壁疇爲陳相  
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又爲



三國志  
魏書  
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  
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  
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  
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  
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  
有可觀焉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魏書十六

魏書

三國志十六

魏書十七

三國志十七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  
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  
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  
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  
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  
太祖破呂布于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賜爵關  
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  
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



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尙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尙於鄴尙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

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尙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

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



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瀟山瀟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眾太祖論諸

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旣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



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爲  
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  
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  
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  
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  
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  
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  
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  
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羣帥不和  
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  
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  
寡必懷貪愷以致命之兵擊貪愷之卒其勢必勝  
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  
異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  
夫

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  
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畱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  
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  
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



祖乘輩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卽王位轉前將軍  
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

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  
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勅遼  
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  
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  
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  
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爲起第  
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  
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邱得疾帝遣侍中劉

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  
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  
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  
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  
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篤遂薨于江都  
帝爲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  
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  
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  
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  
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陳都尉從擊呂布于濮陽張超於雍邱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眾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尙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遊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

力旣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強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眾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瀋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畱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大皆大



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畱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謚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眾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陳都尉

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邱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眾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袒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畧禁怒令其



三國志 魏書  
眾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  
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  
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  
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  
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  
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  
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  
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  
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睦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  
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遣步卒二千

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  
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  
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  
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  
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  
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  
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  
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  
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  
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



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  
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決隕涕  
而斬之是時太祖軍瀉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  
歸禁豈非命耶益重禁

臣松之以爲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爲  
違命禁曾不爲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  
以戾眾人之議所以卒爲降虜死加惡諡宜哉

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  
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眾三千餘人降旣降復叛其  
眾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

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  
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爲  
軍鋒還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  
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眾心太祖常  
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  
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眾莫敢動乃以靈爲  
禁部下督眾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  
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  
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  
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



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如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眾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顛頓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

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于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

拜爲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諡禁曰厲侯張郃字儁父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宣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

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連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



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

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涪于瓊破遂來降紹眾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爲紹

軍先潰懼郭圖之譖然後歸太祖爲參錯不同矣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眾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陽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竇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



祖還畱郤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郤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爲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郤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郤郤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歪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郤還陽平

魏畧曰淵雖爲都督劉備憚郤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

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

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郤爲軍主郤出勒兵安陳諸將皆受郤節度眾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郤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郤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郤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郤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郤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尙擊江陵郤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卽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郤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郤



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永安定郡反應亮郤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眾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郤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行得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郤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郤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郤因問郤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郤晨夜

進至南鄭亮退詔郤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郤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郤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郤督諸將西至畧陽亮還保祁山郤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郤右膝薨

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郤追之郤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郤不得已遂進



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郤髀

諡曰壯侯子雄嗣郤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郤戶封郤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墟權反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

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潁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旣圍鄴破郚鄴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旣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被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



三國志 卷之二十一 魏書 十一  
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  
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  
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  
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  
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  
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

渡蒲坂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太祖曰善  
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  
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  
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隄麋汧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

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  
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犢仇夷諸山氏皆降  
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  
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  
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  
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  
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  
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  
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  
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



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  
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  
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  
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  
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  
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  
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  
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  
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  
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

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  
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  
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  
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陳觀而晃軍  
營整齊將士駐陳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  
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遂鄉  
侯及踐祚進封楊侯與夏侯尙討劉備於上庸破之  
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  
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斂以  
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侯先爲不可勝然後



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効何用私譽爲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諡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尸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爲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眞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爲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郇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

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耶遂力戰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旣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暫見齊整意尙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卽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卽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滅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



必如所云也文帝卽位封靈郇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險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諡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爲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

三月朔日自法原寺看丁香回校畢此卷

魏書十七

三國志十七

三國志

魏書十七 徐晃

六



魏書十八

三國志十八

二李臧文呂許典魏書龐閻傳第十八

國志十八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眾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為中郎將將整軍

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



傳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

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尙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尙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

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畱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驚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眾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



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  
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眾於遼破走權增邑百戶  
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  
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  
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  
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魏略曰通小字萬億

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  
眾多歸之時有周直者眾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

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  
直克會酒酣殺直眾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  
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眾通攻破郃軍斬  
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  
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  
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眾詣太祖於許拜通振威中  
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  
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  
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  
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



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卽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郡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眾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

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眾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其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胄有雋才爲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得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誠



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  
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  
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勅正當爾不侍坐  
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  
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  
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  
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  
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  
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  
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尙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

可謂爲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  
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  
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  
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爲明誠凡人行事年  
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  
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秉子重字茂曾  
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  
清尙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爲右司馬重以倫  
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  
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尙



子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  
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  
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  
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  
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  
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  
觀吳敞尹禮等並聚眾霸爲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  
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  
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敞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

太祖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敞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  
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  
徐翕毛暉爲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  
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  
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  
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  
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  
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  
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  
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



三國志 魏書 卷之六  
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輓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諛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

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眾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豈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畱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卽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



三國志 魏書 卷之六  
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爲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

魏畧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翼散名黯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爲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卽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明帝卽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諡曰威侯

### 子艾嗣

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爲黃門郎歷位郡守

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諡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

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

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

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



三國志 魏書 卷之六  
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  
與霸俱戰伐觀常爲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  
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  
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  
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爲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  
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  
當爲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  
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  
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

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  
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  
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  
悲慚無顏早見耳遂欷歔流涕太祖爲之愴然曰仲  
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  
備於長坂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  
以聘爲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  
文聘著垂泣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  
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



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荆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尙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眾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

魏畧曰孫權嘗自將數萬眾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

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略此語與本傳反

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謚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禹爲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吳母等



作亂與昌稀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貝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貝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眾羣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

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卽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每欲苛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



奉以供時人以為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  
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 王隱晉書曰  
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  
公入學以祥為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為  
晉王司空荀顛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三少帝紀  
晉武踐阼拜祥為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  
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  
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係奕世之  
盛古今少比焉

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

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  
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  
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眾少不敵  
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杵斗者  
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  
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  
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遂不敢取牛  
而牽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  
以眾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



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卽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畱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

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



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眾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卽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諡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

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典韋陳畱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惲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



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跌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陳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十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擦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眾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陳遷

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歎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尙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



三國志 魏書 卷之六  
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义入輒十餘矛摧左  
右死傷者畧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  
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  
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  
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爲流涕募間取  
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  
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  
帝卽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德字令明南安狽道人

狽音桓

少爲郡吏州從事

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

安中太祖討袁譚尙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  
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德隨騰子超拒  
援幹於平陽德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  
魏畧曰德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眾人皆  
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德晚後於韃中  
出一頭繇視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  
賊也卿何謝之

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德復隨騰  
征之破白騎於兩穀間每戰常陷陳卻敵勇冠騰軍  
後騰徵爲衛尉德畱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德隨超



亡入漢陽保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德隨眾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德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

魏略曰其從兄名柔時在蜀

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

德與諸將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與麾下將一人五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



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諡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蠲絕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尉將軍封列侯

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德屍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 臣松之案德死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德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

隱之虛說也

龐涓字子異

一本作冀

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

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魏略曰猛兵欲來縛涓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為罪此人以至忠為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 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奐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



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爲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畱人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勅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尙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

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奐爲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旦以告奐奐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消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消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



已陷揖死洧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  
太祖聞之辟爲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  
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初洧  
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洧舅兄弟三人同時  
病死壽家喜洧母娥自傷父讐不報乃幃車袖劔白  
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  
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  
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賞刊石表閭

皇甫謐列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  
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  
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爲備會遭  
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  
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  
親子洧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啟娥親娥親既素有  
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  
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  
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傲倖邪陰市  
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  
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  
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



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彊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

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迺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樁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卽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死



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旣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

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尙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爲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讐黨之凶言奮劔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



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溫止之不能  
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  
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  
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  
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  
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  
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  
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  
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溫不應  
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

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  
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  
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熒  
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  
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  
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  
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刼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  
疏曰大人率厲熒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  
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  
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持之耳願不以下流



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卽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巳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待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世語曰就子敦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爲

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敦收濬從事列上由此召敦還帝責敦何不密啟而便收從事敦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爲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敦子固字元安有敦風爲黃門郎早卒敦一本作勃魏略勇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龐閩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列賓碩等三人於後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桓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



侁人主延熹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柯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勅外爲市買息又啟云左棺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宐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勅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卽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息自知

前過乃逃忝時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衡爲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忝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爲



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  
襜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  
動卽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  
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  
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  
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  
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  
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  
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  
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

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  
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  
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  
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 楊阿若  
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遊俠常以報讐解怨爲  
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  
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  
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眾得千  
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  
揖揖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



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志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讐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眾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岷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爲我所係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

義勇詔卽拜駙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遊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畱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畧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畧欲追賊兄弟皆云賊眾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袵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



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姬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姬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持侍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

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爲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旣不欲其泯滅且敬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



三國志  
魏書  
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  
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摧  
討逆節可謂勇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  
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  
漢之樊噲也龐德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  
伏劍而誠感隣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魏書十八

魏書

三國志十八